



进入农历十二月，传统的春节就催着人们忙年了。为了迎接这一节日，人们把对新年的期盼、祝愿融入到购年货、买衣服、扫扫除等一系列行动中。每到此时，我总会想到那些对“过年”无动于衷的人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应征入伍，第一个春节是在新兵连度过。紧张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让我急切地盼望春节早点到来。初一早上醒来，发现枕头边放着两块大糕和红纸封，吃着大糕，看着红纸封里的四十元（津贴），心中雀跃，过年啦！今天可以休息啦！早饭过后，一切照旧，我们仍然被拉到操场训练，并且通知我们年初三进行体能测试。当时就感到心凉凉，想着此时在老家的父母亲人们一定在休闲中品尝美食，那是多么的惬意。母亲擅长做猪油汤圆、豆沙包、绿豆糕……一家人从初二开始给亲朋好友拜年，直到十五还会意犹未尽，如此过年，自然弄坏了我们这些小辈，压岁钱和零食满载而归。可是，进入军营后一下让我心凉了半截：部队对“过年”就无动于衷吗？

到了第三个春节时，收到通信保障任务，需要三位业务骨干前往。班长燕子因父亲车祸去世，连领导请求上级特批她回家陪母亲过春节。可是，一份归队令又将她从母亲身边召回。在部队越是隆重的节日战备级数越高，只有在平时视情况探亲假。班长归队那天晚上，17个战友全部聚到她房间，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她，陪她一起落泪。三天的保障任务圆满完成，受到上级通报表扬。有些战友有点小情绪，说把班长召回来，不近人情。指导员说：“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，你们是军人！你们心中不仅仅装着自己小家，更要关心大‘家’，这是一个真正需要我们守护的家！”

“说句心里话，我也有情，人间的那个烟火把我养大，有国才有家。”这句歌词写出这群人的心声，不是无动于衷，而是责任重大。当我们与亲人相聚，吃着团圆饭，举杯畅谈时，是他们放弃与家人团聚，坚守在岗位上默默奉献。在我们的身边有不少这样的身影，节假日出行是交警保障，出现火情是消防员救援，120急救一分一秒也不敢耽误，还有工厂的机器轰鸣，环卫工人身影与的士、快递、外卖……很多人组成了一起守护大“家”的团队。这就是我们的春节。



李大妈今年 68 岁，越老越爱俏。儿女每次给钱，李大妈都接着，买衣服买鞋烫头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时髦老太太。今年过年，李大妈提前一个月便约老姐妹逛街购物，见到漂亮衣服便那不动脚，试穿一下若合身又舒服，便开心买下。李大妈年轻那会儿，一年能混得一身新衣服就不错了，结婚有了孩子后，每年春节给孩子们置办上新衣新鞋，余钱已经不多，李大妈和老伴舍不得买新衣服，旧衣服洗洗就算过年了。李大妈想起这些就心暖。

李大妈冬天刚买了一件羽绒服，后来又看中了一件长款外套，买来挂在衣柜里，留着春节穿。儿子每年年底都会给她一个大红包，让她和老伴购年货、买衣服。今年儿子送红包时，顺便拉着李大妈和老伴逛了趟商场，李大妈又相中了一件中长款外套，儿子立马就给她买了。

过了几天，李大妈见一位老姐妹穿了一件短款外套款式新颖，减龄又显气质，和女儿一说，女儿当天下午就跑去商场买了送母亲。李大妈今年过年外套就买了三件，裤子鞋子，里里外外也配套购置齐全，还把老伴从头到脚打扮得一身新。

李大妈这几年，年年过年都为年衣忙。现在很多人过年穿新衣服的热情减退，但李大妈却坚持每年春节里外一身新。自从邻居王大妈突发疾病去世后，李大妈更想开了。她们这代人，苦日子熬过来的，养成了省吃俭用的习惯，万事都为子女考虑，有钱也舍不得花。王大妈条件多好呀，自己有退休金，儿子开公司，但她一件棉袄穿了十年。李大妈可不想过王大妈的日子，到了老年，更应该心疼自己，过日子更要注重仪式感，吃好穿好，心情好，身体自然好。老年人精神矍铄，每天像过年一样开心，才是子女的福气。

李大妈大年初一要闪亮登场。早上穿一身新衣服，中午再换一身，到了下午再换第三身。换一次精神一次，换一次年味浓一次。自己开心，外人看着喜庆。老伴戏谑道，这三身衣服李大妈能“显摆”一个正月。

李大妈回敬：出了正月她再买新衣服，继续显摆。别说，自从李大妈开始“老来俏”，儿女生意一年比一年好。李大妈说，只有父母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，儿女才能放心搞事业，自然工作顺遂。

李大妈年年忙着买新衣，其实还有一个目的。她买衣服的同时，还备足了年话题。春节时亲朋好友来往，单李大妈的新衣就能聊上半天，不仅聊出了幸福生活，还聊出了儿女孝顺，聊出了家和万事兴，聊出了俏夕阳的精气神儿，聊出了越活越年轻的好心态。

## 我们的春节

王晓云

## 副刊

## 带着感恩过大年

张新文

暖，然后才能心安理得地一家人喜气洋洋地过大年。

年幼时在农村，总觉得我们的村子就是一个集镇，啥能人都有，比如铁匠、木匠、补鞋匠、剃头匠、泥瓦匠、石匠、郎中、教书先生……他们有的一边参加生产队劳动，一边做着自己的手艺；有的虽在外地工作，过年了总要回到村子里，像教书的李先生和行中医的郎中张守义等。小村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能人，所以我们的村子就很和睦，邻里间有什么需求大家都会相互帮助。过大年从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里拉开了序幕，用了一年的切菜刀有些钝不好使



了，胡铁匠都会很认真地回击敲打，把一把把锋利的菜刀送到每家每户；洗澡需要起早跑二十里路到新集老街泡大池；至于理发，我们还是回到村里找剃头匠“胡一把”，如果大过年的在外面剃头，“胡一把”会怪罪大家，认为那样你就是拿我“胡一把”当外人了，况且过年里这些手艺人都是免费为大家服务；接下来写春联就是教书李先生的事了，每家会到小卖店里买来红纸交给他们。

儿时父亲叫我去找李先生写春联的时候，总会补上一句“要多谢谢人家李先生”。父亲说他小的时候，整个村里没有识字的，就用瓷碗抹上墨汁印在红纸



接福赵日起摄

## 遥忆新年

周爱萍

在我的记忆中，有一个新年是清冷的。那年，我 19 岁，喜祸相当，喜忧参半。喜的是父母白手起家，新建了时下最宽敞明亮的大房子，紧接着哥哥结婚成家。祸事是父母在哥哥婚后双双得了重病。

为了让哥哥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主张让哥嫂分家另过。面对负债累累的家，我将苦字踩在脚下，以瘦弱的双肩担起一家生计，每天起早摸黑像是一根丝般飘扬在田间地头。

那年，没有新年的喜气与热闹，一切显得冷冷清清。大年初一，我比平时早起两小时，烧好饭，在堂屋香案上，虔诚地装两碗高高的像是尖塔似的饭寓意为一年比一年高；放两碗豆腐、青菜寓

意清清洁洁；放些苹果寓意为平平安安；放些糖果寓意为甜甜蜜蜜。

那时的我，胆子特别大，用一根燃着的香点着大炮的引，看到大炮引冒烟，我淡定地将大炮往高空一扔，只听“嘭、啪”两声脆响，仿佛炸飞了一年的劳累、艰辛、苦难，留下的是新的希望与期盼。

忙完过年时的那些程序，我才给病床上的父母端茶递饭，接着又给住在老屋的奶奶送去早饭和火笼。那年，旧年三十夜里下了场大雪，新年第一天，到处白茫茫一片，那洁白的雪仿佛笼罩了一切的不如意。

奶奶吃着热乎乎的早餐，眼含泪花地说，萍，你真是万里挑一的好闺女。而我却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，不值一提。我也要抽时间帮奶奶洗衣服，穿针线，剪指甲。奶奶为人慈善，我做这些不都是奶奶传承的？



我，在生命初始的地方，早已失落了曾经属于我的家园。

如今，我在城内有自己的住房，有老婆孩子，每天下班只需一刻钟就可以回到那里。在外人看来，这怎么都是一个完整的家。可是，在我的骨子里，我真的以为那是我自己的家吗？我从没和老婆说过，其实，我一直认为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只是孩子的家，是孩子多年以后离我们远走高飞再回来时提到的那个家。这里不是我的家，真的不是。我的家在故乡那个小小的村落，我的家在童年隐隐的梦里，我的

## 回不去的家

刘士帅

家在少年浓浓的思绪里，我所有关于家的记忆都留在那所破旧的老屋里了啊！

不知道是谁说过，童年的记忆足以影响人的一生。对于一个乡下孩子而言，过年总是显得简单而纯粹，穿新衣戴新帽，提着灯笼放鞭炮。可在大人眼里，过年是一根喜庆的红绳，一头牵着岁月过往，一头系着老人和孩子。记得小时候，每每刚过了腊八，母亲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。为哥哥姐姐和我添置新衣，一点点囤积必备的年货，把老屋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特别是除夕夜里，老屋周围还会亮上数盏灯，站在高高的河堤上远远望过，老屋就像穿了一件新衣裳，别提多亮堂了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在城里谋生，一到年末就开始魂不守舍了，心里就如同长了草

## 窗花翩跹年味浓

李仙云

晚来一步，好的点位都被先来的抢占了，我们只好把摊位摆在犄角旮旯处。当冬阳洒满街市，糖糕的香味飘入鼻翼，我垂涎欲滴，可满地窗花无人问津，我只好先把味蕾冷落着。

日已三竿，终于有个老爷爷左挑右捡，看上了我的窗花。他老人家满脸皱纹却慈祥和蔼，像极了我可亲的爷爷。我好奇问：“爷爷，你孙女不给你剪窗花吗？”老人家神色暗淡道：“唉，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谁还会理我我这糟老头子！”一股酸楚涌上鼻翼，我把满地窗花麻利收拾好，在爷爷手指颤抖着拿出仅有的几张毛票时，我把他的手推了回去。“爷爷，我卖窗花就是玩的，你喜欢，我都给您，我不要钱，如果明年遇到我，还来啊，窗花我给爷爷哟。”老人家颤颤微微地把我谢了又谢，边走边念叨：“好娃娃啊，窗花有了也

就有年味了。”

记忆中，北方经常是“瑞雪迎新年”。那时我目光经常停留在用黑色油光纸剪的，图案是猪背上驮着聚宝盆的窗花，或许正应了那句民谣“猪入门，百福臻。”它让一种祥瑞在新年里荡漾。院子里雪已盈尺，白茫茫一片，洁白如玉的雪花，映衬着色彩斑斓的窗花，我眸子亮晶晶的透过窗户，望着雪地上花狗印出的一朵朵“梅花”，鸡儿嘎嘎的在雪地上踩出一片片“竹叶”，最让人莞尔的是胖

上，一家家春联都是大圆圈，外人都唤我们村是零蛋村，丢人哩……哎！自从有了文化人李先生，我们村过年就再也不愁写春联的事了。你们现在可得给我好好读书啊！再也不能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了。那一年，李先生给我家写的春联是“善传家道远，书香飘吉堂”。后来我们兄妹都进了大学的课堂，父亲一直感恩是李先生给我们家的春联写得好。我想李先生是本村人，每家的状况他都了如指掌，所以他给每家的春联都是有针对性的，要么鼓励、要么鞭策、要么给予厚望。

去年我回故乡过年，看到家乡建设得跟花园一样，心里特别地高兴。老母亲乐得嘴都合不拢，一口一声地说：“如今日子过好了，咱老百姓最该感谢的是党和政府啊！”

小时候，一进冬天，就开始盼望过年。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，才会有礼物。而所谓的“礼物”，也只不过是母亲给我 5 分压岁钱。这 5 分钱完全由我自己支配。每逢这个时候，我的心里就美滋滋的，感觉 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了。

过年的时候，还会有很多好吃的。那时候，没有糖果，确切一点说，是买不起糖果。母亲总是把盛夏 时候的杏子和海棠，摘下来，择洗干净，晒成干果，然后，在过年那一天，摆在我面前。而我，闻着香气 脉脉的水果味道，早忍不住流口水了，大把大把地吃起来。母亲好像沉默了很久，然后，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过来，让妈妈亲亲你。”母亲就在我的小脸蛋上轻 轻地吻一下，用粗糙而灵巧的双手抚摸着我的头，然后告诉我，出去玩吧，记得早点回来吃饭。我便奔跑 出去了。

可是，年幼的我不知道，那 5 分钱，是母亲用鸡蛋换来的。我曾问过母亲：“妈妈，家里的鸡蛋，为什 么不给我吃呀？”母亲则笑着说：“你等着啊，等到过年的时候，妈妈用它给你换更多更好的礼物。”

于是，干果、鸡蛋 5 分钱，还有母亲那轻轻地一吻，是我有关过年的最深刻的印象。

我向小伙伴们炫耀自己的 5 分钱，忘记回家吃饭。直到母亲把我喊回去，我才一次次沉醉在母亲的慈 祥中，沉浸在浓浓的年味里。

瓜子，爆米花，杏干，苹果干，豆沙馅的香饽饽，摆了整整一桌子。而这些，都是母亲一点一点积攒 起来，等到过年给我吃。没有钱买鞭炮，姐姐们就把别人放过的鞭炮捡回来，红彤彤的撒满一院子，年的 气氛就格外浓郁了。我开心地跳啊，笑啊，喊啊，惹得母亲一个劲地说是疯小子。

长大以后，依然盼望着过年。好像，只有在过年的时候，才会想起小时候，才会想起母亲，才会想起 那段去不复返的童年，想起那份再也无法触及的爱。

依然会去超市，买回来各种各样的果脯；海棠，杏子，香蕉，罗汉果……然后，在除夕的夜里，在姹 紫嫣红的烟花下，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，看着那些烘干的果脯和新鲜的水果，我心里真有一种无法言语 的感觉。

亲人欢聚一堂的时候，我总想起小时候的年。想起那份浓郁的亲情。

儿。放了假，不做片刻停留就开始往家奔，归家的心情急切切的。那时，母亲还健在，老屋也还在，对于长大的我来说，与其是盼着过年，莫如说是盼着那份回家的亲情。

再后来，母亲意外的离我而去，老屋也很快被拆除了，倏忽间，维系一个家的纽带就断了。母亲离去的那个春节，我第一次感受了回不去家的滋味。除夕夜里，我在城内的单元房里，看着每家每户亮起的灯光，看着那些忙忙碌碌喜气洋洋的身影，瞬间，我的心里有一种深深的痛感。那时我还没有孩子，我和老婆两个人，除夕夜的饺子只煮了 30 个，零零落落的摆上了桌，孤独得愈发孤独，冷清得愈发冷清 ……

大约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明白了，在以后很长的一段岁月里，于我而言，年是要过的，那个灵魂深处的家却是再也回不去了。好在，渐渐长大的女儿安抚了我内心寥落的过往。于是，每到年终岁尾，心底里仍旧有着小小的企盼：唯愿岁月年年静好，好人一生平安！

唧唧的黑猪，用鼻翼哼拱着积雪，似乎雪下埋着“美食”，而足印却似夏日的凤仙花般一簇簇挨挨挤挤。风寒雪舞中，我在靓丽的窗花间，也嗅到了春的气息，年的浓烈。

新年将至，穿过悠悠的时光隧道，那些尘封在岁月深处关于新年和窗花的记忆，也像春天的一棵棵幼苗开始破土而出，虽时隔半个多甲子，那新年里色彩绚烂的窗花，却在我心中飘着缕缕芳香，也把一缕乡愁在心间渲染。

